



北京燕山出版社



公主殿下
繁华乱世

精推 共谱一曲亘古奇恋

史上最缠绵悱恻古言
图书金榜销售第一
千万读者期待

十四郎 / 唐七
联袂推荐

公主蜕变 / 竹马靠不住。
我来 / 誓要洗刷亡国之耻。
竹马凶猛 / 他们靠不住。
我来 / 誓要夺回公主之心!



公主很忙

薄慕颜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③ 逍遥与君歌

公主很忙

薄慕颜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主很忙. 3, 逍遥与君歌 / 薄慕颜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02-3546-8

I. ①公… II. ①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2045号

公主很忙3 逍遥与君歌

GONGZHU HENMANG 3 XIAOYAO YU JUN GE

作 者: 薄慕颜

责任编辑: 王梦楠 郭东梅

文字编辑: 何紫雨

责任校对: 石 英

封面设计: 梁旦旦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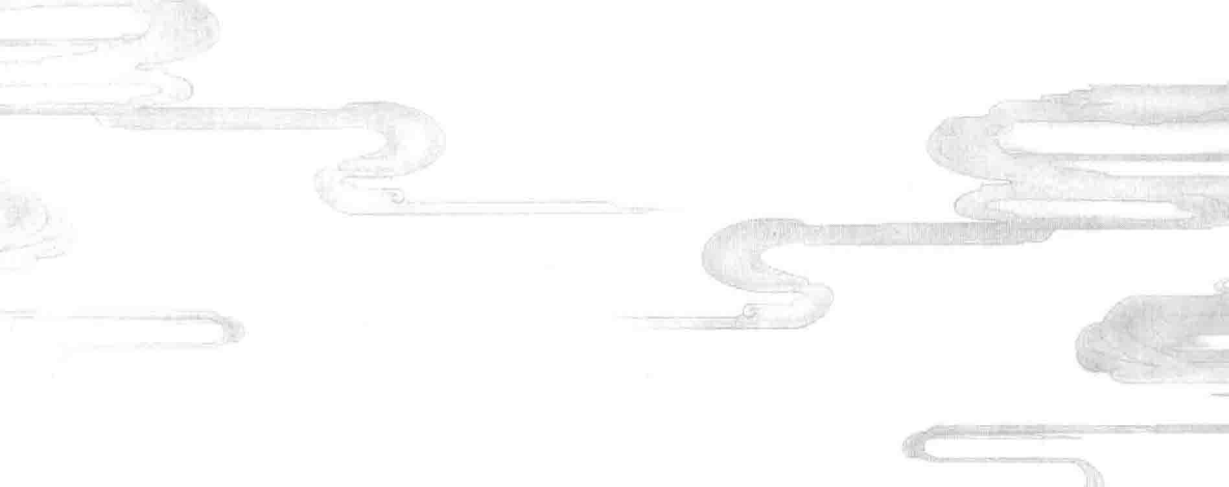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战火焚天	001
第二章	与兄长的重逢	017
第三章	信与不信	033
第四章	报恩与离开	049
第五章	何处是归乡	065
第六章	甜腻的江湖	081
第七章	记忆的碎片	096
第八章	生米煮成熟饭	104
第九章	春风二度	117
第十章	前尘往事	129



目录 CONTENT

第十一章	不甘心	144
第十二章	仍时光倒流	154
第十三章	永不离弃	169
第十四章	爱是情劫	178
第十五章	爱是放手	192
第十六章	勿相忘	204
第十七章	大结局	217
番外	两代姻缘	247
番外	镜花水月	267



第一章

战火焚天



端木雍容身体里的情欲慢慢退了下去。情知自己一时着急，把事情弄糟了。

可是男人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又搂在怀里，有几个能够忍得住？若非因为她三年孝期耽搁，早点把亲事办了，光明正大的，就不会如此尴尬了。

他抿了一下舌尖的血腥咸味，开口道：“小羽，刚才的事……对不住，我只是一时没有控制住自己，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神色带着歉意，“我说好等你三年再答复，却把时间提前了，是我不对。”

慕容沅从愤怒中一点点冷静下来，只余悲凉，摇了摇头：“不……不怪你。”

是自己错了，贪恋一时安逸舒适的生活，贪恋有人照顾，于是就一次次地接受他的恩惠，试想一开始就不对等的地位，拿什么来谈感情？如果一方不停付出，另一方只是不停接受，接受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再说拒绝？所以，一开始就是自己错了。

端木雍容皱眉不悦，问道：“小羽，你要拒绝我？你后悔了？”

不，我想把一切都还给你。慕容沅没有说出口，因为一旦说了出来，他就会把自己照顾得严严实实，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他。等三年过后，自己很可能会在不确定的

心意之中，最终勉强嫁给他。那样的自己不会快乐，他也不会，何必让大家一辈子痛苦，变成怨偶呢？不如之恩报恩，欠债还钱，彼此一笔勾销，干干净净！

“小羽……”

“我没事。”慕容沅恢复了平静，只是口中还有被他唇舌入侵的感觉，让她心情复杂，低垂了眼帘，“今天的事别再说了，你回去吧。”

她道：“我不会想不开的，你不用担心。”

她这个样子，自己怎么能不担心？

端木雍容的人生没有“为难”这个词，上战场杀敌人，被人陷害离开故土，以出云七州为条件易主称臣，乱世里相机而动，从来就没有皱一下眉头。可是今天……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去哄好她，又不愿意就这么扭头离开。

两个人再度僵持起来。

他缓缓走上去，蹲在她的身前，诚挚问道：“小羽，你生气了。你想要怎么做？只要我能做到，都答应你。”

因为两人进来一直闹到现在，没有点蜡烛，外面天色又黑成一片，只有隐隐几个火把在燃烧，帐篷里面幽幽暗暗的。慕容沅坐在椅子上，低头看他，那墨玉一般的瞳仁闪着幽光，像是天上的星星。他是那样真挚赤诚，以至于……被他强吻了，居然还生出一丝荒唐的心软，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他没错，是自己错了，该还的总是要还的，他想要就拿去吧。

端木雍容见她表情变得柔和起来，心下不确定，试着握住了她的手，她既没有挣扎，也没有拒绝。他忍不住生出一丝欣喜，再尝试着展开她的手心，轻轻吻了一下，柔软得好似一朵棉花。

“小羽，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他像是十六岁的少年一样，解释道，“我刚才……只是太着急了。”

“嗯。”慕容沅感受掌心里的轻轻酥痒，轻声应道。

端木雍容的心情顿时明亮起来，像是被阳光普照。是了，刚才自己那番动作实在太过粗鲁，半点都不怜香惜玉，小家伙怎么会不生气呢？这种事，当然还是要温温柔柔地来，她年纪又小，自己真不该那样吓坏了她。

巨大的愉悦像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袭来。

端木雍容被情和欲控制了，大脑完全没有空隙细想，只想弥补，让她忘掉刚才那

个粗鲁的吻。他起身将她抱在怀里，因怕有人路过，去了偏僻角落的床榻坐下，面对面，带着喜悦凝视着她。幽暗光线之中，她的面庞皎洁如玉，她的身体柔软无比，此刻搂在怀里，仔仔细细地重新感受一下，简直如获珍宝。

“不生气了？”他高兴地问。

慕容沅还是一直闭着眼睛，轻声应道：“嗯。”

下一瞬，端木雍容重新吻了上去。

这一次是轻轻柔柔地吻，唇与唇的柔软接触，用舌尖攻城略地侵入进去，触碰到那小巧而香甜的舌，她在躲闪，她不知所措，他像追逐猎物一样紧追不舍，缠绵渐渐升温起来，有奇妙的电流穿梭于他的身体，点燃了最深处的欲望。

良久，端木雍容终于松开了嘴。“嗯……”他呼吸着，觉得这真是一个致命的危险游戏，她就好像带着某种魔力一样，甜蜜、芬芳、诱人，吸引自己不停地想要继续，可是再继续……自己恐怕会真的失控了。

但他又忍不住，低头再次含住了她那柔软的唇珠，细细品尝。

这……这真是要命了！

怀里的佳人，就像一块香甜诱人的蛋糕，让饥肠辘辘的自己忍不住吃了一口，还想再吃一口。唇舌缠绵还不够，又沿着那白皙细腻的脸庞，一直亲到了耳根儿，亲吻舔舐。

她没有拒绝，就那样任他为所欲为。

“小羽，小羽……”端木雍容忍不住呢喃，呼喊她的名字，他唇舌干燥地压抑低声问道，“我可不可以……我……”整个人都快要燃烧起来了，心跳加速，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喘息道：“你放心……三年之后我一定会娶你的。”

只是把新婚之夜提前一些，也是可以的吧？

这样的犹豫，不过在端木雍容的脑子里闪过一瞬，便被巨大的情欲给淹没，甚至等不及听她回答，她没拒绝，没反抗，应该就是默许自己了吧。在危险的情欲燃烧边缘，对于热血沸腾的男人来说，理智早就不存在了。

他强忍下欲望，尽量温柔地将她压倒在床上，尽量不那么粗鲁地解开她的衣服，夏衫轻薄，只薄薄两层，外衫打开便是内里娇嫩的鹅黄色抹胸，小半幅迷人春光，哪怕因为光线太暗，那白皙的肌肤依然十分诱人。

端木雍容低头亲吻下去，触感柔软，果然……小家伙其实长得很是丰盈。

他想要看一看里面迷人的样子，将手伸向抹胸的系带，想要快点解开，忽然一滴

冰凉的东西跌在手背上，是什么？他不由得抬头看了过去。看不清，试探地朝着她的眼角摸了过去，湿漉漉的。

“小羽，你哭了？”

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

端木雍容在黑暗中静默，从头到尾仔细地想了一想，渐渐有所领悟，顿时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了下来，什么火都被扑灭了。醒悟之余，他不免感到巨大的失落和心痛，艰难问道：“这就是你的报恩，对吗？”

慕容沅静静地躺着不动，也不出声。

“我明白了。”端木雍容替她合上了衣服，声音低沉，“这种事，勉强的我还不屑那样去做，你不用这样……”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心情，只觉得难过，“你不用这样赌气。”甚至不能自控地发起火来，“你打算把身子给我，就算报恩，然后就可以去死！是不是这样？”

他重重一掌，震得床榻都快要坍塌下去。

“你以为我没见过女人？你以为我没有女人可以享用？”端木雍容想到她刚才抱着求死的心情，故意默许自己为所欲为，一想到她存了这种念头就上火，可笑自己还在沾沾自喜，“小羽，我……虽然着急，但也是从未有过的一番真心。”

她可能满腔委屈，但自己也觉得难过，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就算自己强吻她不对，着急了，正常情况下，她不应该是生气、上火、赌气吗？怎么会变成突然要献身给自己，然后就一了百了？

难道这将近一年的时光，她就没有一点点喜欢自己？一点都不动心？

端木雍容觉得自己脑子乱乱的，又荒唐可笑，从前上战场杀人手起刀落，看端木渊斩尽家人眉头不皱，沉着气一步一步地报仇！怎么到她这里，就全乱了？自己的情绪竟然被她牵引着，高兴、烦恼，起起伏伏，甚至差一点让她在自己面前自毁！

他不禁转头，看向她：“你若是就这么献身于我，再死了，只会让我一生一世都活在痛苦之中。”因爱生恨，心痛逐渐变成愤怒，“你那不是报恩，是在我心窝子上捅一刀！”

慕容沅一声不吭，仿佛睡去，仿佛死去。

端木雍容在最初的怒气消散过后，到底还是拿眼前这个小女人没办法。他担心地看着她，摸了摸她的鼻息，还好，还好，这女人，可千万别随手摸一颗毒药吃了。想



到这儿，他把她腰间的香囊全都解了，佩剑也给扔开了。

“我不会自寻短见的。”慕容沅终于开了口，她翻了个身，面朝墙，背对外面，淡声道，“将军你想多了，我刚才的确是想偿还给你，但并不想死，你回去吧。”要死，也要死得有意义一点，自杀是懦夫的行为！

端木雍容握拳屏住气，良久，才长长地吐了出来，想要说几句狠话，最终还是软了心肠。毕竟一开始是自己不对，她这也算是在赌气，自己一个堂堂七尺大男人，何必跟小姑娘斤斤计较？自己窝点气也罢了，姑娘家心眼小，等会儿想不开再闹出点别的什么，自己可是后悔都来不及。

因而忍了又忍，他赔罪道：“是我不好，你别跟我赌气了行吗？”心底却不知道自己哪里不好，因为喜欢她，便靠近她、呵护她，不想让别人招惹她，难道不是每一个男人都会做的事吗？如果说强吻是自己的错，那后来……她只消说一个“不”字，自己便绝不会被她默许着动手动脚！自己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梆！”外面响起了更鼓声音，一更了。

端木雍容不便再继续逗留，不然即便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明天流言也会传得满天飞，于未婚姑娘名声有碍，到底不好，想到自己刚才被那小家伙引诱得情欲控制大脑，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羽，我真是拿你没办法，真是……”

这还真是自己命里的克星，到她面前，什么招数都不管用了。

端木雍容不放心就这么走，干脆搬了凳子 in 帐篷外面坐着，大夏天的，守一宿也没有关系。可是过了会儿，便引得巡逻的兵卒在远处诧异打量，只是不敢靠前，赶紧去找了聂凤翔过来，小声道：“大将军不知道怎么了，一个人坐在小羽姑娘的帐篷前，看样子……像是打算坐到天亮。”

聂凤翔硬着头皮走上前来，咳了咳：“大将军，你不会打算在这儿坐一宿吧？”探头想往里面看一眼，被主子的低气压挡住，只得讪讪缩回了脖子，小声道，“该不会是和小羽姑娘吵架了吧？”

端木雍容阴沉沉道：“再不滚，自己下去领二十军棍！”

聂凤翔赶忙灰溜溜地走了。

不一会儿，邵棠闻讯过来：“是不是小羽姑娘不舒服？大将军你回去歇着，晚上我陪着她就是了。”视线扫过他的嘴角，看着那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淡淡血迹，心下不

由得一阵乱跳。难道大将军对她……做那样的事，被她咬了？所以怕她想不开，才会搬了凳子守在门口。

端木雍容迟疑了下，最终起身：“行，你陪着她。”不是怕一宿不睡吃苦，而是这样太过招摇，传得沸沸扬扬也不好。

“大将军，”邵棠强忍心里的难过，在自己嘴角上比画了一下，“擦一擦吧。”

端木雍容狠狠地搓了搓，然后道：“我走了。”再次叮咛：“她这会儿心情不好，你少说话，凡事顺着她的意思就行。”又道：“嗯……别让她随便乱走。你十二个时辰陪在她身边，不得擅自离开。”

“是，属下领命。”邵棠难过地应道。

邵棠一夜不能安睡，可是也不好翻来覆去让慕容沅睡不着，便直挺挺地躺着。次日起来腰酸背痛，回头看慕容沅，却是神色平静恍若没事儿人。难道昨天自己猜测错了，他们只是吵架而已？不然的话，姑娘家哪能一点羞涩都没有呢？

可是大将军又让自己盯着她，看来……至少也是拌嘴了。

慕容沅绺了头发出门，见邵棠一直跟着，也不在意，找人要了羊皮纸和笔墨，然后回了帐篷，说道：“我画点东西，你在门口坐着就行。”

邵棠丝毫不想和她争执，应道：“好。”搬了凳子去门口，还没坐下，就见端木雍容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

军营里，他一向都是铠甲护身的装束。

“人在里面？”端木雍容问了一句，不待回答，便自己捧着头盔进去，见慕容沅神色平静地研墨，也是诧异，真的不生气了？他朝门外道了一声：“邵棠你先下去。”打发了人，然后走到桌子前，“你要写点什么？”

“嗯。”慕容沅没有回答，只是不徐不疾地研墨，并不动笔。

“原来还是在生气。”端木雍容睡了一夜，清醒多了，方才要不是被军情绊住，早就过来了。这会儿看着那张莹玉一般的娇小脸庞，长眉凤目、面容恬静，几乎要怀疑昨天是不是一场梦，只是也说不好是美梦，还是噩梦。

那温香软玉的感觉还在淡淡萦绕，让自己眷恋，恨不得再次将她抱进怀里，继续怜香惜玉一番。可那冰凉的眼泪，又像冰针一样刺人，让自己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心情真是复杂难言。

慕容沅一直不说话。

“那你忙着。”端木雍容并不是健谈的人，尝试找了几个话题，她都没有回应，而眼下刚刚打下朔州，就算暂时驻扎没有大的战事，也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布置，不能像在帝都那样一直陪着她了。片刻后，他只能起身告辞：“有什么事，等我有空了再说。”

慕容沅“嗯”了一声，没去看他。

端木雍容捧着黑铁头盔出去，一步一步，沉稳而有力，身上的铠甲发出轻轻的“咯吱”响声，他的背影高大宽阔宛若山峰一般，渐渐走远了。

慕容沅静静看了一眼，收回视线，低头开始画自己的东西。

再往后，十几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

慕容沅每天窝在帐篷里不言不语，画她的东西，不理人，也不让看，端木雍容依旧每天过来看她，匆匆来，匆匆去，两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西征大军一路前行，前线的战况越来越激烈，在军营里，经常能听到隐隐的炮火轰鸣和喊杀声，战事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阶段，每天都有成批的伤员被抬回来。

邵棠每天守在门口不得离开，不免神色焦急，坐卧不安。

这一天，慕容沅终于画完了她要画的东西，卷起来打了两个羊皮卷，一个捆在自己的腰间，另外一个挂在床头，与邵棠说道：“这个东西，回头你交给大将军。”

邵棠不明白，疑惑地问了一句：“你直接给他不就好了？”

慕容沅没有解释为什么，淡淡道：“你记着就行了。”她今儿穿了一身军营装束，梳了小子头，显得十分精神利落，挽了挽袖子，“最近伤员挺多的，我去帮忙。”

眼下军医们忙都忙不过来，那些要死的人，等着活命，是不会有精神顾及大将军端木雍容而拒绝别人为自己治伤的。慕容沅不是闲不住，而是不这样就没有机会四处乱走，就不能离开他的控制范围，只能这样了。

自己最大的仇人是亲哥哥，想杀他、杀不了，想报仇、报不得，可是父亲的惨叫又在耳边日夜萦绕，一辈子不得安宁。而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端木雍容，想要一个温顺听话的小妻子，凡事以他的意志为前提，没有秘密，没有烦恼，绝对服从于他，这样的回报自己也给不了。

如此混乱无望的人生。

既然报不了仇，那就……找个机会报恩吧。

端木雍容从战场上下来，听说慕容沅又去给人治伤，没多说什么，只道：“我知道



了。”眼下战事繁忙，暂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只能先把她放在一旁，便交代聂凤翔：

“你去告诉邵棠，小羽想做什么都行，但是必须跟着，不能让小羽离开她的视线。”

比起战火焚天，那点小儿女的情事只能暂时压后。

次日又是和西羌军队激烈交战，战事如火如荼，端木雍容亲自披挂上阵，宇文极也是戎装在身，手握利剑，全副武装骑上了高大的战马。这种时候，大将必须出来鼓舞士气，就算不直接冲到最前线去拼命，也不能一直窝在帐篷里。

端木雍容扭头看了看，宇文极黑铁精甲、头盔、长枪，加上这些天晒黑了几分，东羌大皇子少了几分皇室贵气，多了几分军营将领的英姿。东羌皇室素以俊男美女出名，而俊美的他更是皇子里的佼佼者，又是十六七岁的年纪，和她正相当，小姑娘难免会有一些动心……等等，自己这是在胡思乱想什么？！赶紧打住了念头。

战场上，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神。

“大将军，”宇文极身为副将，在军营里只按军衔来称呼对方，“今日巢州之战不比先前的朔州，对方装备精良、城池坚固，我们只怕会有一番艰苦的血战！”

“那是自然。”端木雍容身经百战、久经沙场，更苦更难的恶仗也见过，虽然心情沉重，但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将之前那一抹浮躁心绪压下，用平常心面对宇文极，毕竟对方是东羌大皇子，此刻又是自己的盟友，一起征战杀敌带着情绪可不行。

因而沉下心来，给他交代了些攻城苦战的要领心得。

在反目成仇之前，自己身边能够多一个帮手，也是好的。

巢州一役，果然打得艰苦非常。第一天双方都是死伤惨重，东羌攻城伤敌一千，西羌抵御自损八百，谁也没有讨着好处。

端木雍容带着将领回了中军大营，就一直没有出来。

邵棠心急如焚想过去看看，又被严命不得离开慕容沅，走不得，再看她只顾忙着照料伤员，乐此不疲，根本就没有要去看望大将军的意思，不免越发添了几分埋怨。难道她就一点点都不关心吗？难道大将军在她眼里，还不如这些根本就不认识的伤员？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

“把那卷纱布递给我。”慕容沅伸手等了一下，没人放东西，不由得回头看去，

“你怎么了？让你把那卷纱布递给我。”

邵棠拿了一卷纱布，拆开了，自顾自地给伤员缠了起来。



慕容沅莫名其妙，不知道她为何突然就上火了。只是眼下伤员众多，周围一阵阵鬼哭狼号的，没心思多管其他，又到另外一个重伤员跟前忙活去了。

如此忙到夜幕一片浓黑如墨，方才收工，回去收拾一下好吃饭，结果在帐篷门口遇到端木雍容，他道：“刚来，正要让人找你。”

两人进了帐篷，邵棠留在了门口静立待命。

慕容沅在清水盆子里净了手，因为端木雍容在，没好意思赶着换衣服，便拣了椅子静静坐着，不知道说点什么，那天闹得实在太不愉快了。

“小羽，咱们的事……”

端木雍容本来想着大家冷静一段时间，再好好地说道说道，偏赶上最近又要攻城，千头万绪的，没有大把的时间来闲叙，怕她受了冷落，再胡思乱想什么的，因而先道：“眼下战事十分激烈，后面几天要是忙起来，我可能没有时间过来看你，咱们的事过些天再说。”

“嗯。”

“你别乱走，也别多想，先好好地休息几天。”

“嗯。”

端木雍容今天没有打下巢州城，但是伤亡却不小，心情本来就不好，见她这样不冷不热的，顿生不悦：“你是不是觉得，我要是不过来反倒更好一些？”

慕容沅侧目看向他，微微蹙眉。

他强吻自己，只是象征性地赔礼道歉几句；自己没有心甘情愿地让他爬床，他就把自己呵斥一通；现在因为打仗心里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够关心他，看样子自己若是不哄他几句，赔个笑脸，今儿又有不是了。

这么想着，她越发不想多说一个字。

当初是你救了我一条命，我一直记得，可不是这样还啊！

两个人拧到了一块儿，就这样一个沉默上火地看着，一个闷声不吭地坐着，僵持了两盏茶的工夫，谁也没说一句话。

聂风翔的声音在外面响起：“大将军，有事要议。”

“知道了！”端木雍容腾地起身，身上盔甲一阵“噌噌”乱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慕容沅一眼，最后摔了帘子匆匆离去。

门外站着邵棠，在后面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心情有些不平。

大将军对小公主有救命之恩，又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平时待她也是如珍似宝的，她到底还有哪一点不满足？这么拧着、扛着，半个月过去了，见面还是冷冷的，以为自己还是皇室的金枝玉叶吗？使小性子也该有个限度！

心中压抑许久的不满，悉数涌出。

若是小公主和大将军两情相悦，恩爱美满，那么即便自己一个人伤怀，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她一面享受大将军对她的关爱，一面作践他的真心，她这样的姑娘，不配得到大将军的一生呵护！

邵棠摇了摇头，告诫自己不要这样去想，可是一旦开始，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便止都止不住，纷乱地涌了出来。

既然小公主这么不情愿，为什么不离开？

这个念头在邵棠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像是一道明光。

慕容沅心情烦闷，根本没有留意邵棠的细微变化，满心想的都是什么时候把命还给端木雍容，这样自己就不欠他什么了！至于他活捉淳于化，替自己报杀父之仇，费了一番功夫，羊皮卷上的东西应该可以回报他了。

对于他那种人来说，相比区区一个小女子，肯定还是天下大业更重要一些。

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机会。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次日一早，端木雍容和宇文极带着大部队出去攻城，才走了半日，就有一支小股西羌部队偷袭，直奔粮仓而去，和驻扎营地的兵卒们交战。

慕容沅听闻消息大吃一惊，想了想，对邵棠道：“咱们也过去帮忙。”怕她不同意自己去冒险杀敌，底下还准备了一番说辞。

意外的是，邵棠居然点头道：“好，我们过去！”

慕容沅只当她是直肠子，倒是省了口舌，回去穿戴上了盔甲，然后提剑上马便往粮仓赶去。外面激烈交战，已经有个别敌军冲出了包围圈，往这边跑来，邵棠当即一支飞箭，却不准，只中那人的大腿。

下一瞬，对方便提刀砍了过来！

邵棠赶忙往后退。

“两个小娘儿们！”那人明显没有放在心上，一声冷笑，手起刀落就要斩下两颗人头，却意外地被纠缠住。一阵刀光剑影之后，竟然吃力，招架不住这两个弱女子，

特别是个子小小的那个，令他险象环生。惊吓之余，他赶忙勒马后退，却被慕容沅一剑刺破了喉咙，鲜血汩汩冒出。

“你，你们……”那人满眼的不可置信之色，一头栽了下去。

今天奉命驻守营地的是曹三虎和蒋小六，杀着杀着，忽地发现了慕容沅她们，曹三虎不由得“啊呀”大喝一声，拼出一条血路杀了过来，嘴里大喝道：“两位小姑娘奶，都赶紧回吧！你们出了事，大将军岂能答应？”

邵棠一面挥剑抵挡敌人，一面道：“我不要紧，小羽姑娘回去。”

慕容沅第一次自己出来杀人，根本顾不上看他们，喊了一句：“我不回去！”然后便一心一意躲避、刺杀，根本没空说话。

有个人哈哈大笑：“东羌无人，娘儿们也跑出来闹着玩了。”

慕容沅一剑刺过去：“找死！”那人身子灵巧，几个回合下来都没有刺中，加上对方嘲笑和讥讽，不知不觉杀入了战圈！最后还是在蒋小六的配合下，方才合力将敌人斩杀，两人都溅了一身血，只来得及把眼睛擦了擦，便又继续打了起来。

西羌来偷袭的人不算多，但是都拼死向前冲，杀近粮仓的人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将牛皮油壶扔出去，有的扔在了粮垛上，有的扔在了帐篷边。西羌偷袭者虽然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油壶却是越扔越多。

再这样下去，谁扔个火折子可就要燃起来了。

而这群闯进营地的少数偷袭者，显然就没有打算生还，全都卷了进来，和驻守的兵卒们打杀得难解难分，一副要鱼死网破的狠命样子！

慕容沅一面着急，一面气喘吁吁。虽然偷袭部队没有特别厉害的人物，但是男女气力悬殊，体力也悬殊，曹三虎他们没什么事，自己杀了一会儿，便有些跟不上趟儿了。

“杀了这个小娘儿们！”一个胡子大汉策马冲了过来。

慕容沅赶忙勒马掉头，避其锋芒。

曹三虎想要帮忙却被缠住，不由得大喝：“邵棠！蒋小六！”

邵棠也和一人打得难解难分，差点被砍中，无法分身。

蒋小六隔得有点远，情急之下，只得将手中的长枪狠狠掷出去，正中那胡子大汉的肩头，痛得他“哇呀”一声，杀红了眼，扭头去找蒋小六的麻烦：“兔崽子！看你爷爷我不杀了你！”



慕容沅赶忙追上去要补一剑。

不料那人只是疑兵之计，毫无征兆地，便用力向后挥刀横平一砍，回头大喝：“小娘儿们，给爷爷死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往粮垛上扔了一个火折子，轰的一下，火光冲天而起，一道橙色光芒在慕容沅眼前晃过，她不由得吓了一跳。

情急之下，只能踏马凌空飞起。

不过火光也阻止了那胡子大汉，使得他一时看不清，为了避开火光，不得不停顿了一下。曹三虎冲了过来，和蒋小六、邵棠一起，一番纠缠打斗，最终三员猛将合力将其斩于马下！

这边慕容沅狼狈不堪地跌下了马，还未站定，火焰映天，视线闪烁，躺在地上的胡子大汉口喷鲜血，将手中的钢刀奋力掷了过来！慕容沅赶忙躲避，虽然那一刀只是强弩之末，但还是被刀砸中脚踝，痛得她“哎”了一声，怕再有危险，赶忙忍痛翻身上马。

“作死！”曹三虎一刀砍下那人的脑袋。

一番厮杀过后，西羌的偷袭者全都被肃清了，火也被扑灭了。虽然刚才烧着了几个粮垛，但是战事中的粮垛都有防火防水措施，真正烧坏的粮食并没多少，人员除了一小部分伤亡以外，总的来说算是虚惊一场。

反倒是慕容沅一瘸一拐的，成了伤员。

端木雍容和宇文极又打了一天，还是没有打下巢州城。等他们回来，听说粮仓被西羌的人偷袭，还死伤了几个，伤员包括慕容沅时，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像是两朵要下雨的乌云，一起赶了过去。

慕容沅早就动作利落地给自己包扎好了，见他两人一起过来，微微惊讶，继而道：“没事，就是一点皮外伤。”说着，还站起来走了几步，忍着痛，尽量不那么瘸，“你们看，走路都没有问题。”

宇文极松了一口气：“那就好。”

端木雍容原本就黑得要下雨的脸，更加黑了，自己过来她不理睬，宇文极一过来她就装轻松，连脚上的伤都不顾了。

慕容沅实在应付不了他们两个，只能先打发宇文极离开，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微笑道：“我没事，你回去歇着吧。”